

航海復仇記

三卷

中國圖書
公司和記



航海復仇記卷三

第十三章

某日之夜。老貴婦霍亘斯與安德林方坐談於室。室形不甚高敞。以橡木爲壁板。而其中鋪飾華美。架上滿積西班牙之古金器及古銀器。與各種新奇玩好。壁上滿懸珍異禽鳥。奇特獸皮。及海道圖與海岸圖等。其火爐架上。則置一小像。小像上懸有西班牙旗幟一面。此小像非他。卽甲必丹偉爾。姓霍亘斯。昔日英吉利國王亨利之寵臣也。此旗幟係甲必丹偉爾之子約翰霍亘斯於十五年前。與西班牙人戰於哈恰河（哈恰河在哥倫比亞）。西班牙有衆千人。約翰則僅率二百人。竟爲約翰所敗。其旗幟亦被奪也。霍亘斯父子均爲甲必丹中之聞人。偉爾亡已久。約翰年亦垂老。此老貴婦卽約翰之妻霍亘斯夫人。所居之屋。在潑來毛斯城中也。約翰霍亘斯雖承其父業。爲英吉利全國造船大匠之首領。又爲潑來毛斯海口之海軍大將。然性情執拗。雖有宗教思想。而實非仁厚愛人之士。（觀其從事於販賣黑奴一節可知。）已見本書第七章。）是以其妻霍亘斯夫人。常惴惴憂懼。衰老特甚。

當日霍亘斯夫人與安德林談話之間。安德林曰。吾兄亨弗萊近方從事於紐芬蘭。且年年爲吾添造船隻。蓋紐芬蘭松樹甚多。有材木不可勝用之樂。是以足使吾兄造船。船隊旣成。則吾將啓行赴支那。支那之行。吾有志已久。而吾兄亨弗萊實贊成之。

霍亘斯夫人曰。亨弗萊之志念。必甚高尚。斷非孜孜焉以採取金銀爲務。近七年中。彼之游歷。亦旣勤矣。吾深願吾家甲必丹約翰亦能舍求利之念。而爲高尚之行也。夫人言已微嘆。

安德林曰。夫人何由知吾安德林之意念。必係孜孜於獵取黃金。而無美善高尚之主見乎。雖然。除金銀

主義外。吾亦更不能復有美善之主見也。夫人不見彼西班牙人乎。西班牙人有黃金。故其勢力足與吾耶教徒反對。吾等欲推倒之。亦斷斷非借重黃金不可。夫人乎。汝何搖首不以爲然乎。今試別樹一說。以詰夫人。夫黃金一物。既爲地球上人所必需。吾英國人豈能獨無。然則將捨生命。冒流血之禍。以求黃金。而致富於國內之善乎。抑捨生命。冒流血之禍。以求黃金。而致富於海外之爲愈乎。斷斷爭財物於一國之內。非惟所得者狹。且國人與國人自相爭也。若求之海外。則其利害適相反。夫人至明。必能辨之矣。霍亘斯夫人嘆曰。噫。吉爾勃德君乎。吉爾勃德君乎。汝不聞先哲有言。凡急於致富者。其人之心思體力。必爲種種憂難困阨所消耗乎。此無他。求富之心太切。上帝所不佑也。

安德林答曰。吾觀於甲必丹約翰霍亘斯。則殊不然。霍亘斯君生而具有勇往之精神。冒險之性質。其所經艱險固甚多。然其命運亦甚佳。是可知求財之心雖切。而行事無負於國家。則上帝亦以富有報之矣。霍亘斯夫人曰。噫。安德林君乎。君乃大哲學家。吾不過一樸陋之老婦人而已。是以君所云云。吾不敢知。亦不能知。若吾之意。則但願世間處處以和平行事。人人以忠厚相待。不生機詐之心。以相攘奪。庶幾哉上帝雖不佑之。要亦未必禍之矣。自甲必丹約翰初次往奇尼亞後。吾之方寸。卽憂鬱迄今。未嘗稍釋。而夙興夜寐。不能去懷。惟彼已死之黑奴而已。吾等今日所居者華屋也。所享者肥甘也。身分不可謂不尊貴。而銀錢所入。又日增日速。回念彼黑奴之痛苦死亡。上帝在天。豈肯不爲之報復乎。霍亘斯夫人言至此。以手指屋頂而嘆曰。噫。安德林吉爾勃德乎。當此屋始建時。行落成之禮。牧師來讀頌文曰。凡以強暴爲屋宇。以邪僻爲宮室者。上帝必降之殃。人孰不求安樂。建屋者爲安樂計也。使以強暴邪僻得之。則他日所獲。必適與所求相反。噫。吉爾勃德君乎。吾當日聞此頌言。心痛如刺。牧師又讀曰。汝之父非亦飲亦食。與常人相等歟。其爲人果能公平正直。無有邪曲歟。若是。則汝父之美德。亦汝爲子者之福也。噫。吉爾

勃德君乎。吾聞此言。吾不禁回想。吾翁甲必丹偉爾之爲人矣。

安德林曰。以吾觀之。夫人真有幸福。良以汝夫甲必丹約翰。究非強暴邪僻者可比。不觀其在聖端提耶羅（中美洲地名）之事乎。船隻盡失。從者俱死。而甲必丹之性命。獨得保全無恙。使其於待遇黑奴。亦略如西班牙人之殘酷無狀。則雖欲視息於今日。尚可得乎。是可知遇險而得生。正彼蒼之默佑汝夫也。（約翰霍亘斯於一五六七年。爲第三次販賣黑奴之事。往墨西哥海灣。被西班牙人誘戰於聖端提耶羅。時甲必丹狄來克。方在少年。從霍亘斯之後。雖資財盡失。而霍亘斯與狄來克。均以力戰獲免。）

霍亘斯夫人曰。然此事差強人意。吾后依利沙伯。以損傷多命。譴責甚嚴。此尤吾心所慰者。孰知約翰曾不以是而稍斂其貪吝之心。逐日蹣跚。不外財帛。其對於狄來克君及餘人。恆不勝其嫉妒。吾猶憶潑來毛斯本。一極清淨安樂之區。自吾家約翰及法蘭雪斯君（即狄來克）與哇克生海姆君等。始爲印度之行。迄今遂一變而爲極愁慘之境。凡爲水手妻者。莫不張口呼曰。與吾錢。與吾錢。日日強迫其夫作航海計。冀其滿載而歸。以供揮霍。衣服裝飾。奢侈日增。一旦其夫有航海不得歸者。則哭聲盈門。不亦大可哀乎。

愛者不能強爲歡。此霍亘斯夫人之言。所以動輒悲感。然自是以後。閱年凡九。其悲感尤有甚焉。蓋九年後。夫人之子名爾烈恰霍亘斯者。乘舟西向。作環遊地球之舉。夫人倚閭久待。蹤跡杳然。後得傳聞。始知其子與西班牙之亞美達舟三艘。連戰三日。身受重創。爲西班牙人之俘虜矣。他日又有華壯之舟艦一隊。繞羊頭角而歸。（羊頭角在愛爾蘭地角名也。）畫角不鳴。鼓聲全息。惟聞報分鎗時時鳴響。聲極悲切。（報分鎗原名分鎗。一分一刻之分也。舟行海面者。遇有愁難之事。則放之。以其旋息旋放。接連甚急。故曰分鎗。）舟上旗幟。則皆下於半桅。是蓋霍亘斯夫人之夫約翰霍亘斯。以所事不成。半途病歿。其遺骸

由甲必丹狄來克載之以歸也。(自爾烈恰霍亘斯被擒於西班牙人後，閱三年，約翰霍亘斯欲往援其子，遂約甲必丹狄來克率舟師共出，然卒無成而歸。)

其間祇有一事可喜。則其子爾烈恰幸脫西班牙人之羈縛。英后嘉其智勇，封爲勳爵士。擢樞密大臣也。然蒞任未幾，卽以病死。而霍亘斯夫人悲感之境，乃與其身命同時終止。當易簀時，猶若聞黑奴號泣聲，盈於耳際云。

安德林之爲人，如其二兄亨弗萊與勞雷然，志趨高邁，性情和易，且富於詩學思想。勞雷之性情學問，爲吾輩所已知，固不必言。至於亨弗萊則亦當時之大哲學家，世稱爲康普登古邸之哲學家也。藍氏子阿姆協斯啓行赴紐芬蘭之先，嘗從甲必丹狄來克止宿於潑來毛斯，第十一章中已言之矣。是時實阿姆協斯與亨弗萊初次相見也。阿姆協斯歸，甲必丹狄來克告之曰：「阿姆協斯乎，以學問與態度而論，汝固非其敵。吾后依利沙伯誠愛之矣，提望省得斯人，誠可以增色澤矣。」(亨弗萊亦提望人)然徒學不足以成事。吾狄來克周遊世界，所恃者非書籍也。霍亘斯父子爲著名之造船家，歐羅巴洲罕與抗衡。然所恃者非書籍也。亨弗萊墾殖紐芬蘭之謀，其所恃者，吾亦知斷斷非書籍也。甲必丹狄來克之言如此。然亨弗萊固巍然富於學問之士，其弟安德林不讓於兄，雄心壯志，亦與乃兄相頡頏。是夜聞霍亘斯夫人悼嘆當時航海家孜孜於黃金主義，及描述水手之妻女貪欲情形，不禁面露愧色而答曰：「夫人，上帝佑汝，吾知夫人他日斷不至此也。所奇者，汝等婦女無論憂喜，皆不出戶庭，而吾輩男子則冒風浪，涉危險，其所汲汲，雖曰爲己身計，要亦無不爲妻女計也。若非聖經中述明採食上帝之禁果者，出於亞當及夏娃二人，則吾且以爲採食者，必係亞當而非夏娃矣。不然，男女遭際，何不同若此也。」

霍亘斯夫人曰：「汝等男子憂患恆多，安樂甚少，不知吾輩女子亦終身惴惴於世界末日之裁判，無一日

不在憂患恐懼中也。

安德林曰。吾與夫人傾談。輒念及勃羅莊之藍夫人。彼藍夫人之言論。頗與夫人相若也。

霍亘斯夫人曰。藍夫人。汝常見之耶。吾聞藍夫人近來奉教愈虔。其見重於上帝。當日進廨已矣。

安德林赧然曰。藍夫人不容吾往見。奈何。彼近來厭聞世事。惟日夕追念其已故丈夫。及求保其亢宗子二人之名譽而已。

安德林言甫畢。室門忽啓。有一人身披航海時所衣之大衣。邁步而入。察何人。卽安德林所謂亢宗子之一也。

安德林急起而呼曰。阿姆協斯君。汝何爲而至此。吾兄長何如矣。船隻奚在耶。

阿姆協斯答曰。吉爾勃德君乎。汝兄長甚善。至金鹿舟則已往達脫毛斯矣。漢義君卽在此舟中也。吾於此間登岸。意欲北歸畢特福。而後再往倫敦。吾此時正由狄來克君家至此。緣狄來克君已他出。未獲會面也。

安德林曰。金鹿舟回國。何故如是其早耶。

霍亘斯夫人接言曰。藍君乎。汝歸。吾等極欲歡迎。惟令人詫愕出於意外。甲必丹約翰盼望汝明年始歸也。

阿姆協斯嘿然無語。

安德林大呼曰。此其間必有不妥之事在。藍君乎。速言速言。

阿姆協斯張口者再。不吐一辭。

安德林曰。藍君。汝欲令吾悶成狂病耶。此次冒險之事。曾遭失敗否耶。然汝固告吾以吾兄無恙也。

阿姆斯特曰。彼誠無恙。

安德林曰。然則尙有何事耶。噫。藍君。汝何故而兩目視吾。作此狀耶。安德林言畢。急一躍而起。手持桌上燭。趨至阿姆斯特之前。細燭其面。

阿姆斯特唇吻顫動。以手加於安德林之肩。曰。吉爾勃德君。汝巍巍榮顯之兄長。所獲者已有勝於開惡紐芬蘭之事矣。

安德林驚喊曰。其死耶。

阿姆斯特曰。彼方與其所事之上帝同處也。

安德林曰。上帝固無時不與吾兄長同處。藍君乎。汝若愛吾。幸勿再與吾以不可捉摸之謎語。

阿姆斯特曰。上帝恆與之同在。上帝已挈之去矣。

安德林聞言。陡以雙手自抱其額。倒倚於桌。呼曰。速言速言。吾力雖驟疲。然上帝必能與吾以力。俾吾畢聞汝之所述也。

阿姆斯特始漸舉此慘劇以告安德林。此事當日金鹿舟中之漢義君已著書詳述。購閱者甚衆。無俟作者贅述。其大致則作者已於十一章中陳說一二。蓋亨弗萊所部之衆。多出於倉卒召募。大半皆無賴強徒。與不受紀律之海盜。其偶遭疾病。中途折回者。前旣言之矣。此外則有合謀以奪亨弗萊所督之舟隊者。亦有見漁舟而肆行劫掠者。逃亡之數。日益加多。其懶惰畏意者。則由亨弗萊給以保證書而歸國焉。阿姆斯特當日所述於安德林者。大要亦復如此。安德林聽未畢。卽呼曰。噫嘻。請文憑於亨弗萊耶。合奸謀以攻亨弗萊耶。中途逃亡以舍棄亨弗萊耶。不法之狂徒哉。無目之蠢漢哉。若曹更從何處能復得統領如亨弗萊耶。

阿姆協斯曰。某有一言。請君勿以爲罪。令兄之爲人。乃一大哲學家。若言大將才。則某以爲尙有所欠也。安德林曰。嘻。非大將才耶。君從何處能更得一勇敢士。尤勝於彼耶。

阿姆協斯曰。求一勇敢勝彼者。誠難其選。然此不足爲大將才也。昔者考的斯（西班牙人。乃哥倫波以後之最有名者）。非勇敢者乎。若使僅以勇敢著稱。不復有他。則墨西哥今日猶是昔日之墨西哥耳。惟如吾甲必丹秋來克然。能嚴勒其部屬。所部有罪。則殺無赦。故能成經營墨西哥之偉業。而汝兄亨弗萊君則否也。

阿姆協斯又言。亨弗萊遭難之歷史。如亨弗萊自聖約翰啓行。以查探南向之海濱。（聖約翰。河名。在紐芬蘭。）立志乘載重十噸之小舟名松鼠者以往。而舟中則滿載漁網軍械及小礮之屬。其所以乘此小舟之故。非第因便利之關繫。且有避託之作用。乃舍其所坐之大舟名極樂者。而登此小舟名松鼠也。舟隊離蘭士角凡七日。蘭士角在紐芬蘭。其遇禍之前一宵。極樂舟中。猶聞畫角聲。鼓聲。笛聲。喇叭聲。簫管聲。喧鬧至天明始止。次日。此極樂舟忽觸撞一未經發見之礁。舟中人死亡略盡。所存者。惟十有四人而已。金鹿及松鼠二舟。幸而獲免。當時弗蘭克之友大哲學家名巴爾梅尼斯特者。亦在極樂舟中。遭難而亡。倖免之十四人。備受驚恐饑寒之苦。遂流落於紐芬蘭海岸焉。其金鹿松鼠二舟之人。迫於凍餒。爭勸亨弗萊君於八月三十一號駛回英國。舟未轉向。忽覩一形如獅子之獸。傍二舟而行。獸之毛色形體。均酷類獅子。全身露於海面。掩伏不動。但頻頻轉首。作前後顧。又張口作呵欠狀。齒牙巉巖。目光閃閃。放一極可怖之吼聲。正對金鹿撞擊。其聲則純乎獅吼也。舟中人皆惶惑無措。獨亨弗萊君以此物爲魔鬼轉形。當斬除之。以盡耶教中人之義務云。

安德林曰。此物必爲魔鬼無疑也。其游行海面。放聲而號。實欲覓可食之人而食之耳。

阿姆協斯曰。汝兄亨弗萊君未被吞噬。斯亦幸矣。

霍亘斯夫人曰。唯唯。亨弗萊君斷不至被所吞噬。彼魔鬼之放聲而號。諒已知亨弗萊君逝世之期將至。然尚有堅信異教。不肯棄暗就明者。故喜極而號耳。至亨弗萊君必爲上帝呵護。其餘水手人等。亦必由上帝導往亨弗萊現時居處。俾與同住耳。

於是阿姆協斯復畢述以後情景。謂舟近阿茶亞斯（卽西島，已見前註）時。暴風愈逼愈緊。海浪冲天。巍巍如金字塔。及九月九號。小舟名松鼠已極危險。然尙可見。統領吉爾勃德君手執一卷書。危坐船尾。遙望金鹿舟高呼不輟。金鹿舟有時與松鼠相近。則微聞其辭曰。吾等無往不與天堂相近。在海與在陸等耳。高呼不息。惟此二語。是真不愧爲耶穌教徒中之武士也。

是日爲禮拜一。約日間十二句鐘前後。彼小舟松鼠直衝至金鹿舟之前。陡然間。舟中燈光盡熄。惟聞吾舟（卽金鹿）中之瞭望者大呼曰。統領被捲入海矣。正當瞭望者大呼之際。松鼠舟亦被波浪吞噬。不復能蹤跡其所在究竟矣。

至是阿姆協斯所述之歷史告終。作者於其談述時。未獲耳聞。故照錄漢義君之辭。而借以爲阿姆協斯之語也。

安德林聽畢。放聲悲呼曰。噫。吾兄乎。吾兄乎。是乃汝門閭之榮也。亦提望之光也。

霍亘斯夫人下淚曰。噫。吾不知吾后聞之。將作何語耳。

安德林問阿姆協斯曰。吾兄遭難時。其平時所佩之金飾。在其身上否耶。

阿姆協斯曰。汝意殆指吾后所賜之小金像耶。是何待言。彼生時無刻不佩於身。死時必隨之俱去矣。當夜談話畢。亨弗萊既失事。安德林之計畫俱敗。卽阿姆協斯亦以是而掃興矣。

安德林起身告退。欲獨處細思一過。

霍亘斯夫人嘆曰。死哉已矣。尙何思之有乎。

阿姆協斯謂夫人曰。某之來。欲乞夫人假汝子爾烈恰所服之襯衣一件。供吾替換。並假白銀五磅。使吾及同伴得回鄉井也。(同伴卽伊華也)

霍亘斯夫人曰。五磅耶。五十磅耳。吾身爲約翰霍亘斯之妻。若吝惜餘錢。不以假諸遭難之水手。則上帝必深惡之。雖然。汝須先進飲食少許爲是。

阿姆協斯曰。吾數月來。所遇多無足言。今日所受於夫人者。差足供愉快之談話耳。

須臾。阿姆協斯身擁破衲。坐而晚餐。而霍亘斯夫人盡舉所知之消息。凡關於藍夫人者。悉以告之。蓋安德林嘗於數月前。謁藍夫人於倫敦。因以夫人之近况告諸霍亘斯夫人。夫人遂得以轉告阿姆協斯也。談次。又復及於畢特福之新聞。

霍亘斯夫人曰。甲必丹藍氏乎。吾近有一新聞告汝。此事與汝亦頗有關涉。汝知有身爲俘囚之西班牙甲必丹乎。

阿姆協斯曰。何哉。是卽吾從史茂韋克。送往家中之西班牙人耶。

霍亘斯夫人曰。是人乃君所送回者耶。嘻。天乎。然則汝必聞其……

阿姆協斯急接言曰。吾何能有所聞耶。究爲何事。請速以語吾。

夫人曰。彼無賴狡徒。已逃去矣。

阿姆協斯曰。逃去耶。然則彼未付贖金而已去耶。

夫人曰。贖金之付不付。吾不敢言。吾第聞其去時。有與之同去者。彼何人斯。乃一姓撒爾登尼氏家之女。

子也。

阿姆協斯大詫曰。是卽畢特福府尹之女。姓撒爾登尼。名羅斯。人所稱爲拖烈治河之玫瑰花者耶。

霍亘斯夫人曰。然是卽彼也。噫。藍君乎。汝何爲而形色驟變。其有病耶。

阿姆協斯背倚椅靠。若被彈擊者然。霍亘斯夫人急趨至碗廚所。將取廚內補神藥水飲之。未至。而阿姆協斯之神魂已還復矣。謂夫人曰。夫人幸恕吾罪。吾新從海面歸。憊甚。兼以夫人所賜之麥酒。味過濃美。故使吾頭目稍覺昏眩也。

霍亘斯夫人曰。是誠然。汝必登岸未久。故尙覺頭暈。請飲愛桂維達（愛桂維達乃用勃蘭地酒及清水調和而成。飲之可以壯精神）少許。此物乃吾家約翰所常飲者。頗有效驗也。

於是霍亘斯夫人將濃烈之勃蘭地酒及清水。灌入阿姆協斯之喉。阿姆協斯雖力却。夫人弗顧也。飲畢。送之就寢。然阿姆協斯則轉側終夜。不克成寐。次日。卽請於霍亘斯夫人。辭歸畢特福。同伴數人亦同去云。

第十四章

作者爲祖國名譽計。則有一事頗難傳述。蓋當日由潑來毛斯旅行至北提望。則荆棘滿途。鮮能安抵其境。若舍近便而就迂遠。又須經一異種人之領土。此種人橫肆侵略。爲擴充土地計。已非一次。吾英后依利沙伯遣軍勦滅。輒反爲所敗。其首領時人咸私號之曰孤屏王。吾人呼鹹魚之皮曰孤屏。言其至不足道。至無足用。有似魚皮。蓋輕之也。夫威爾士與英倫本分爲二。吾固知之。孤屏地在英倫之內。而其人乃西徐安種。其地亦西徐安地。（古時北歐洲及亞細亞洲各邑。多有稱爲西徐安者。卽今俄屬歐羅巴及阿拉爾海以北之俄地也。）其居民則純乎爲異教之民。是可異也。當二百年前。有二婦女因避罪挈其

所產兒逃奔至提望省。匿居於達脫摩爾之邊界。二婦品至卑鄙。未幾漸有無賴之浪子。相率歸附。而其種類乃以繁延。是卽孤屏國之原由也。其國中自爲政俗。無牧師。無教長。無一切官吏。所居舍宇。則類於洞穴。蟠伏其中。有如豕鹿。且無婚嫁之禮。子姓雖繁。未嘗有正當之夫婦。所操之語言最粗鄙。解之甚難。英國歷遭內亂。雖干戈擾攘。從未嘗越孤屏國雷池一步。誠恐兵士駐紮於彼。或至與彼中人相爭鬪。或薰染也。國中人之富有。皆從盜竊而來。其所仰以爲生者。皆各處澤地或曠野中之縣羊。恣意盜竊。以供啖嚼。倘英人於失物後。欲向之盤詰。或搜檢其居處。則萬不能行。蓋警察部勇力雖厚。不能及於孤屏國中之人也。設犯其一人。則全國中人皆將出而與犯者爲敵矣。雖然。吾近聞傳說。謂彼中人已漸受教化。有自野蠻而進於文明之景象。其中小兒女。多有受洗禮爲耶教徒者。是誠可幸之事。願野蠻者既漸進於文明。吾深期文明者勿退而爲野蠻也。此皆富樓氏之言也。

富樓氏臨結數言。乃爲救正浸禮教徒之說而發者也。（浸禮教徒。言洗禮不當施於幼孩。詳見第七章所註。）今姑不具論。試言藍氏子阿姆協斯。阿姆協斯深知此等西徐安人之橫暴勇悍。是以由潑來毛斯啓行時。特選一健壯合宜之馬騎之。全身甲冑。手挈鎗刀各一。並帶有馬鎗二柄。馬鎗者。跨馬時所放之手鎗也。從者撒爾范希伊華。及北提望人五六輩。此北提望人非舟中之同伴。（卽指特羅維等二人）乃阿姆協斯在愛爾蘭時之舊僕。今由愛爾蘭乞假而歸者也。數人者。各戴頭巾。服綿褂。挈長戈利刃。而伊華則又挈有阿克皮斯鎗（卽古式之手鎗）與引火具等。此外又有馬二匹。所以載各人之行李者也。衆人行途迅速。有兼程而進之勢。經台維斯叨克（台維斯叨克地名。在達脫摩爾之北）意欲於夕陽未落之先。止宿於黎特福特。不意至西徐安之邊界。天色已暮。人心惴惴。其地勢係一高原。而叢林繁茂。其右有達脫摩爾之山巖邱嶺。以爲之界。又斜傾向南復向西。直至勃倫德叨之山足下爲止。此勃倫德叨

山巍然高起。形如消燬之火山。或云昔之勃倫德叨確爲火山。山頂有一極小之禮拜堂。係古時一潑來毛斯商人所築。此商人因身遭憂患。悲苦難堪。遂向天立誓。發下宏願。謂在英吉利國中。倘遇一形勢最高之地。爲己意所測定者。則當於彼建造一禮拜堂。以答聖母（商係天主教中人）之佑護。是即彼禮拜堂之由來也。立於此斜坡（斜坡即向南斜復向西斜之地）向遠處凝眸而望。則可見青煙縷縷。從洞穴中出。是即孤屏國人之所居也。阿姆協斯等屢屢遙望。疑有敵人率軍隊而至。是以行路之際。時或止步。不敢遽前。復進二里許。始知其非敵軍。乃係孤屏國人之馬匹。出入奔走於灌木叢中也。此事在今十九世紀時言之。豈非可笑。然當日則非可笑之事也。

山之砂阜中央。有一旅店在焉。店名盜港。狀甚陋劣。係用土塊及臃腫粗劣之花崗石堆黏而成。窗戶不用玻璃。而以紙代之。店後有地高突。形如場圃。食物倉及牆垣等。皆一望可見。繞場四周。則亦足污體之童兒。與搖首曳尾之豚豕。雜居一處。其污穢殆不可近。門口則逆旅主人在焉。肌肉粗壯。形容怪異。一手持襪。一手自握其髮。髮形如羽毛一撮。蓋夜間奔走於外。作竊羊之舉。至是始起身也。

旅店主人見阿姆協斯等緩緩上山。必將投宿。遂聳其兩耳。細數所來人數。因見阿姆協斯身披甲冑。忽搖頭作喃喃語。旋即呵欠。作朦朧語。皆不可解。

是時一女子身服青色肚兜。紅色褲。挈釣魚竿及魚籃而出。以授於男子。男子就地上尋得一草繩。自縛其襪管。既訖。問婦人曰。所象之虫豸。盡去耶。

婦人答曰。吾頃者見老雞方剝啄。是必爲老雞所吞啖矣。

店主人聞言。厲聲叱責。以手擊婦人之首。其勢甚重。然婦人絕不介意。亦還擊店主人之首。勢亦甚重。店主人蹙蹙竟行。顧謂婦人曰。往告白鐵柯（註見後）。

婦人返身入內。未幾復出。則髮已稍整。足上亦已穿襪。並罩一大衫。立於門口。以俟來賓之至焉。阿媽協斯等見此情形。不覺蹙蹙者久之。然欲止宿於此。冀與孤屏國人之軍士相遠。則不得不暫視此旅館爲樂土也。

賓客旣入後。彼吞啖虫餌之老雞。自殺以供客無疑。而又有達脫摩爾之羊肉。亦煮充餽饌。此外則就觸鼻之香味而嗅之。知稍選啖嚼時。尙有鹿肉足以果腹也。阿媽協斯將所跨馬及載行李之馬牽入一棚架下。此棚架內旣無門。外又無鎖。阿媽協斯遂悶悶而返。恐其馬或被他人盜竊也。至行李。則堆置於室之一隅。阿媽協斯乃伸足。就形如火坑之火爐取暖。而伊華則明知此等所在。不甚安穩。遂坐於門外。偵伺一切。其餘五六人。則往圍觀店主婦梅麗之烹飪焉。

未幾伊華由外而入。謂阿媽協斯曰。頃有一文士步行上沙邱而來。蹣蹣然也。

阿媽協斯曰。試往道達誠意。邀以入。作爲同伴。如何。伊華奉命而出。約閱五分鐘。入謂阿媽協斯曰。渠已往旅館背後場地中去矣。

阿媽協斯曰。此人旣熟習若此。殆必家於是者。果爾。則此人之嗜好。真不與人同也。伊華聞言復出。約又閱五分鐘。重入室中。其神色至爲急切。呼阿媽協斯曰。藍君。速來速來。吾已擒之矣。天乎。速出速出。

阿媽協斯驚詫曰。此如何人耶。

伊華曰。一天主教徒而已。

阿媽協斯曰。妄哉。

伊華曰。非妄。方其人由砂邱上時。吾一見其容態。卽心疑其非善類。是以避匿門後。不使之見。彼行路舉足甚輕。且極留意。若恐他人之聞其步履聲者。旣抵旅館門。則止步不入。反轉折向後屋而去。吾卽密囑

之見其舉手叩後門。低聲呼曰。梅麗梅麗。彼女子聞聲奔視。卽低聲謂其人曰。去之。毋留此。尙有一二語。隱約不可辨。其人卽從懷中探一物授於梅麗。此物雖未視明。敢誓言其爲羅馬教皇之蠟餅也。（蠟餅上刻有羊形及十字旗形。乃羅馬教皇賜教徒之物。詳見本書前註。）梅麗受之。卽將蠟餅置於脣邊。作接吻禮。並舉手作十字形。並叩其人作十字形之儀式。是否如此。既畢。藏蠟餅於懷。其人謂梅麗曰。吾女乎。上帝福汝。吾聞斯言。愈知此犬爲天主教徒矣。其人旋又輕步入馬廐中去。吾遂突出。闖馬廐之門。昇貨車一輛。擋其門。俾不得出。又呼吾同伴一人伺於廐外。而彼女子梅麗已號呼若狂矣。

阿姆協斯曰。鹵莽哉汝乎。汝安知彼非正直良善之文士耶。

伊華曰。鹵莽與否。姑不必言。然正直良善之君子。斷不授女子以天主教徒之蠟餅。是可必也。吾已將其人闖於廐內。倘君欲釋之。則請君自往爲之可也。見上帝之仇敵而不擒。吾罪莫追矣。

阿姆協斯疾奔而出。挈去廐外之貨車。推門而入。連向其人告罪不已。其人非他。乃阿姆協斯之從兄余斯太斯也。

二人相見之下。各默然無語者少時。既而阿姆協斯曰。從兄與吾。不啻若小兒之捉迷藏戲。不相遇者。又有日矣。特不識兄何以近來又於別種營業之外。加入盜馬一項耶。

余斯太斯答曰。吾至愛之阿姆協斯乎。吾之入廐。何嘗有盜馬之心乎。

阿姆協斯曰。吾戲言耳。兄果何爲而至此耶。

余斯太斯曰。吾除盡忠於天帝外。不知其他。

伊華接言曰。願蠟餅以愚異教女子。此舉可謂盡忠於天帝耶。

余斯太斯答曰。異教耶。君等新教中人。忍置此等異教之愚民。而不加救拔。凡抱熱心。冒艱險。不惜捨生。

命以開導此等愚民使爲基督教徒者。君等則訕笑而鄙棄之。噫。藍氏家之阿姆協斯君乎。君若不恤汚同姓之名譽。則請將吾捕往愛克才德（地名。已見本書前註）以納吾於縊人架斷頭臺可也。然吾居於此。倘此間有一人未從吾天主教。以致死後之魂靈不能受超度。則無論爲汝阿姆協斯。或爲汝后依利沙伯治下之各種人民。皆不能驅吾離此也。

阿姆協斯曰。此姑不必論。目前吾先請汝離此馬廐何如。吾料汝傳教之心雖切。然當不至化導吾之馬匹爲天主教徒也。來來。吾請汝自行汝魔鬼路。不汝干涉。亦不肯聲張汝之醜態。撒爾范希伊華經吾申說後。亦當守口如瓶。不以今日所遇宣播於外也。

伊華曰。此事雖於吾之良心不甚安泰。然既爲藍君從兄。自當遵命勿言耳。

阿姆協斯曰。余斯太斯乎。請從吾入室。與吾等共酌飯餐。已具矣。既往之事。弗庸復說。想汝意亦以爲然也。

余斯太斯聞此言。感激不知所措。卽相將入室。坐既定。始則談論席間所啖之獸肉。繼則漸漸談至幼年時嬉戲之事。釣游之地。繼又漸漸談及於彼此之父母兄弟伯叔等。情意雖未必歡洽。然酬酢間。已浸由冷淡而爲熱鬧矣。特余斯太斯頰上之疤痕。終不能淡然自忘。阿姆協斯回憶前事。亦不敢正視其疤痕。恐余斯太斯或起羞怒之心。以至愈傷感情。惟阿姆協斯雖不視之。而余斯太斯則時時輕舉雙目。以察阿姆協斯之顏色。誠慮阿姆協斯觀於其面上之傷痕。而露得意態也。談次。余斯太斯問弗蘭克及藍母既並在倫敦。則阿姆協斯此次回至畢特福。又何事耶。

阿姆協斯答曰。吾實告汝。吾此去實爲羅斯撒爾登尼事。此事不聞其詳。吾心終不能安也。

余斯太斯詫曰。羅斯何事耶。

阿姆協斯曰。汝寧未知。

余斯太斯曰。吾在此間。安能知畢特福事。噫。天乎。彼所遇者果何事耶。

阿姆協斯遂以其事告之。心異余斯太斯。何以忿激若此。關切若此。蓋余斯太斯鍾情於羅斯之事。實未嘗夢想及之也。

既而余斯太斯失聲狂呼。頓足自責曰。噫。愚人愚人。吾何其愚耶。此奴真無賴。吾在龍旦（龍旦，島名，在畢特福之西北，相距不遠）時。此奴一一許吾。不意吾反墮其術中也。

言畢。一躍而起。往返室中。切齒睜目。頭作左右搖。握拳伸臂。向空中連連揮擊。其失望之情形如此。

阿姆協斯見之驚呆。遂問曰。噫。余斯太斯。汝亦嘗鍾情於羅斯耶。

余斯太斯曰。先生。請汝勿與吾語。汝問吾鍾情與否。吾之鍾情於彼。亦猶汝羅斯黨中諸兄弟之鍾情於彼也。豈汝羅斯黨中人則有鍾情之權利。而吾獨無耶。先生。請汝勿與吾語。否則吾將不利於先生也。

阿姆協斯沈思久之。答曰。從兄乎。汝何爲而怒吾耶。倘從兄果嘗鍾情於彼。則今者正宜就商於吾。共圖一萬全之計。以：

余斯太斯不待其辭畢。即發語截止之。蓋至此始知己盛怒之下。不及詳顧。遂至洩露己之形迹。若僅鍾情羅斯一端。猶小焉者耳。誠恐阿姆協斯以言相餌。乃不得設辭爲遷避計。其語曰。汝所謂萬全之計者。何歟。汝羅斯黨中諸英傑對於此事。將用何術耶。

阿姆協斯默然少時。囁嚅而答曰。羅斯黨中人將用何計。吾此時尙不能言。惟就正當之對付法言之。吾知吾心所逆料者。不至大謬耳。

余斯太斯曰。揣汝等之意。必殺其所愛之男子。挈此私逃之女子以歸。歸而恫嚇逼迫之。數以違背宗教。